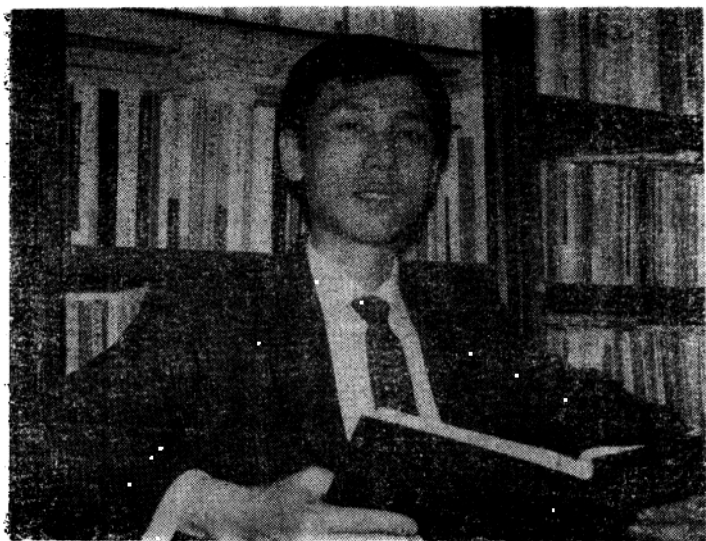


女标擎华风

陈耿之 著



文津出版社



陈耿之，笔名阿钢、常炯，广东潮州市人。1958年8月28日生。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先后当过下乡知青、内河水手、机关干部、大学生、党校教员，现任中共潮州市委党校教研科科长。1977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现散见于各地报刊的文艺作品有200余篇，约50万字，社科论文17万字。其报告文学《启中兴之宏图》发表于《中国作家》（增刊），散文《村酒》选入中山大学《刊授指导》，并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文艺海洋·新人新作》播出，中篇小说《贞操》获“1986——1987”年度“珠江佳作奖”。其创作简历已收入《中国当代作家名典》和《广东当代作家传略》。作者现任潮州市青年文学协会会长，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员，“潮州市优秀知识分子拔尖人才”。

目 录

序.....	郭光豹 (1)
贞操.....	(4)
她该控告谁.....	(25)
水鬼杉哥和蛋家兰妹.....	(39)
军人·美神·瓷塑家.....	(56)
风华掣标女.....	(72)
“六蓬船”歌妓.....	(85)
五彩芍药.....	(103)
扭曲人性的婚俗.....	(114)
橙花.....	(141)
多血质女子.....	(145)
美神召唤着他	
——评陈耿之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	陈远程 (155)
后记.....	陈耿之 (165)

序

郭光豹

禀云水之精灵，毓山川之俊秀，潮州——这块浸润着古老文化的土地，古往今来，的确培育出不少名人。

政坛上常因波谲云诡而令人难以对其代表人物做出评定，这儿恕不举名了；在经济界的上空，却升起了象李嘉诚这样光芒四射的“商界巨星”。文艺界的人物就更多了，远者勿言，以当今见例，颇有成就和较有影响的人士足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诸如：饶宗颐、杨越、饶芑子、林墉、林丰俗、雷铎、曾庆雍、袁穆伦、李英群、蔡泽民、陈香白和立陶亮等等，现在又冒出一个陈耿之。

陈耿之家在潮州市面线巷，正好和李嘉诚先生在同一条胡同里。我不敢断言此地是否真有一种灵气氤氲其中，也许是一种偶合。然而，我敢肯定，陈耿之这棵新苗的冒出，则是和这种文化环境的熏陶极有关系的。我认识他五年了，回忆他初来广州省党校进修之时，腼腆得象个“初二三四五，蛾眉影尚单”的农村小姑娘。可是，由于他对文学有着一种执着的追求和赤诚的眷恋，经过他备尝艰苦劳动之后，终于结出硕果来，一篇复一篇象样的作品，竟如泉水般带着晶莹的闪光和带着叮冬的音韵来到文坛，在广州短短几年的岁月里，由于他有这么多的作品问世，才使人为之瞩目，瞩目于这轮“待到年十五，正面与君看”的小月亮，或拍掌赞叹其才华，或称善服膺其勤奋的精神。总之，不少关心文学人才的前辈，无不为这位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的出现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和寄予更多的期待。

《风华擎标女》这部作品是陈耿之的小说处女集，它

的艺术得失尽可留给专家们去评量。然而，我浏览完作品之后所要说的话，似比之作品本身的价值（包括思想性的深浅和艺术性的高下）更为紧要。在当今商品经济浪潮冲击着整个社会的时候，文学首当其冲，十年来的实际情况证明，文学这座严肃殿堂已被震荡得摇摇晃晃，不少作家于是更换了观念而且各走各的道路。作为青年业余作家的陈耿之，却坚定沉韧地奔向他所追求的目标，真正做到义无反顾和矢志不二。于是才有了《风华擎标女》这来成果。这点，仅仅就这点而言，真的是值得一切青年文学爱好者深刻思索的。每个人到底如何派遣自己短短的一生？一生中怎么样才能办成一樁事业？生于文化名城的青年们，对此应有比别人更高一层的认识。我想，陈耿之取得的成功，已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陈耿之生于潮汕平原的小市镇，周围是农村，他当过知青、水手、机关干部，他学习、工作、生活的环境就是如此狭小的天地，然而，他能够加入生活的洪流而且能够静观生活，仅此缘故，他对小市镇和农村的人际关系、人民疾苦，各种人物的思想和命运（特别是妇女）才有了深刻的理解，也因此，才有可能画出这一系列的妇女群像来。如《贞操》里的阿香、《香雾迷蒙中的陷阱》里的秋棠姑娘、《她该控告谁》里的阿芳、《水鬼衫哥和蛋家兰妹》里的兰妹、还有军人家属林娜、华侨小姐巴妮、老局长之女小丹，以及下乡知青施英和韩江双妓等等。不管是写市民、写农民、写知青，或是写军人、海员和华侨家属，都写得栩栩如生，形象都光彩照人，而且写出她们的内心世界所包裹着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表现了陈耿之对自己家乡女性历史命运的关注和她们的生命价值的纯美力量的

尽情张扬,不少作品细节涉及人道人性,所以,令人读来感动至深。我认为,陈耿之所走的这条依靠生活而又注入现代意识的创作道路是正确的,也是他取得成功的真谛所在。

我答应为陈耿之作品写序,与其说借此机会向读者们介绍其作品,不如说我借此机会谈一谈我的人才观。陈耿之无疑是一个人才,这样的人才生于文化名城就别具意义。人们知道,潮州市是文化名城又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文化的发达和经济的发达往往不成正比,即使人们千祈万祷,希望它们能成正比。事实就是如此严酷,经济繁荣的地方每每反而变成文化的沙漠。潮州,是我的故乡,我的命运和她的命运是绾结得紧紧的,我衷心希望我的故乡金玉其外而金玉其中,在具有这样好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和文化根源下的子民们,人人都应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心理上应充溢着一种其洁如冰似雪的泉液,以洗涤一切污浊的心灵阴沟,使潮州人都具有一种可贵的良好文化素质。这除法纪外,就是教育,文学是一种重要手段。有识的党政领导也理应在这个关节眼上痛下本钱,扶掖人才,爱惜人才,让人才象韩江那样滔滔向前。“小荷才露尖尖角”、“不尽长江滚滚来”、“雏凤清于老凤声”,这些诗句,都是对培养人才、重视青年的绝好的概括。写至这里,算是一个有了一定年龄和饱经沧桑的人的一点心声罢了。我祝愿有更多的人才加入我们的文学大军,担负起潜移默化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责任,谨此与陈耿之和更多的读者们共勉。是为序。

1991.6.17于广州

(本文已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郭光豹散文集《美妙的人生》一书中,一九九〇年十月出版发行。)

贞 操

我没有看错，就是你——阿松，夺走我贞操的男人！
你的脸色为何倏然变得这么惨白？为什么在窗口一晃便躲进屋里？是害怕我来找纪检委员揭发你？还是你新婚燕尔内心愧疚而不愿见我？

是的，此刻，我完全有可能将脚迈进纪检办公室，将当夜的实情全抖出来。要是这样，你的党籍恐怕就要暂缓登记了，虽然，那件事是我所情愿的，法律管不着，但是这终究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党纪、政纪却管得着。

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但当时的情景，我却记得一清二楚，你阿松呢，也一样记得的，要不，你为什么一看见我就惊恐万状——

那时，我们大队有个农科组，你虽然是抓党群工作的副支书，却对农科很感兴趣，加上我也在农科组的缘故，你竟搬到农科组那间小石屋里来住。你顶聪明，我们七四届高中的物理课，上的是接电、开马达、驶“手扶”，同学们都在应付，可你却钻研得津津有味，这回可派上了用场。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天没有下雨了，农科组的水稻正在灌浆，缺水不得啊，你在新挖成的土井旁安上了抽水机，没有电，你便用小柴油机来代替。一股清冽的泉水顺着田沟流进干旱的稻田里……这多么象我和我的恋情啊！

你参加最后一期路线教育工作队，虽然入了党，但却

没有被吸收为国家干部，回乡后，你苦恼、抱怨、咒天骂地，是我劝解你，并将以前朦朦胧胧的同学友谊上升为爱情。你曾抚摸着厚实的手掌，说：“阿青，这段日子，天也旱，地也旱，我想人心可能也干旱了，没想到你象清泉在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你太好了！”

天气真闷热，晚霞已涂红了雄鸡岭。我一看到那汨汨流出的井水，心便痒痒，不禁卷起裤脚，挽起袖子，啊，露出了丰腴的肌肤。

我回头瞅瞅，见田野没有别人，问你：“其他人呢？”

“我先值上半夜班，他们回家去吃饭，等一会来接班。”你接着又没头没脑说，“阿青，今天你真好看，这健壮美是城里姑娘无法相比的啊！”哎呀，你那目光竟贪婪地盯在我胀鼓鼓的胸脯上。我也忘情地把头一歪，挨到你身旁，用湿漉漉的头发磨你的腮边。我闻到了你粗粗的、直喷我脸颊的呼吸。我欣喜地说：

“阿松，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就要结束借用期，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了！”说完，我变戏法似地掏出几颗青梅，挑一颗青里透黄的塞给你：“来，阿松，提神醒脑！”

你边用狼吞虎咽的姿势嚼着青梅，边用满不在乎的口吻问我：

“阿青，这干部指标是从正道来的？还是从后门来的？”

我一仰脸，说：“阿松，告诉你吧，这次全公社只有一个指标，本来是给广播站长的，但公社张书记说，现在，公社急需配备妇女干部，便坚持要解决我的转干问题。他说：明天晚上要我去填表！”

你一听，脸色刷地变白起来，气得将破背心脱下来，往身后一扔，猛地吐出了酸梅核：

“你叫我提神醒脑，我看，该提神醒脑的倒是你！”

我吃了一惊，不解地问：“你发什么脾气呀？是不是我先参加工作，伤了你的自尊心？”

“不是为这个！”你硬梆梆地说，随后又改用较委婉的口气说，“阿青，那个干部指标还是让给广播站长吧，这里的虫情测报工作，自你走后就没有人干，你还是回来吧，我俩在一起，不是挺好吗？”

我摇了摇头，说：“这又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组织的决定！”

你一听火了：“你入党才几个月？懂得什么是组织？你的事，说到底，还不是张书记的意思！”

我也有点恼怒了：“张书记又怎样？”

你使劲揉了揉眼睛，对我吼道：“张书记是什么货色？哼，只比我早一期进‘路线教育工作队’，尔后，便青云直上，什么办公室主任——副书记——书记，这年月做人越凶升官越快。我呢，没有同意拔掉农民厝前屋后的瓜藤，就成了‘年轻的老右倾’，不能吸收为国家干部，回乡当个副支书，说到底还不是个农民！可他姓张的，一当起书记来，倒变得柔情似水了，今日推荐个女知青上大学，明天又借调个农村姑娘到公社搞中心。妈的，竟借到我的对象来了，他小子安的什么心？”

我一听你的忿忿之音，感到有点过份了，便说：“我看他也是出于工作需要，没有别的意思。公社妇联主任回家生小孩，妇联连个干事也没有，我又不是个白吃饭的！”说完，我闭着眼，翘起嘴巴。

你猛地扳过我的肩头，说：“阿青，你这模样，姓张的看了一定会掉魂儿，你长得过分漂亮了！实话告诉我，张书记偷龙转凤是不是你给了他什么？”

看你这嫉妒劲，我故意装作听不懂，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啊！”

“你当我是傻子？”你一把抢过我手中那颗青梅，“我问你，为什么喜欢吃上这个了？”

我满不在乎地说：“我从小就爱吃它，你不是经常爬树去为我采摘吗？我最喜欢吃的，正是这酸中带甜的东西……。”

“够了！别装镇定了，你肚子是不是有了……喜欢吃青梅，就是一个征兆，还有，你这衬衣好象也变窄了！”

天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一个姑娘家的，忍受得了这委屈吗？我俯下头，抱着膝盖呜呜地哭起来。没想到，你这个被无名火烧得脸红耳赤的小气鬼，却以为我的哭声正好证实了你的推断，竟再次把我的脑袋挟仰起来，眸子射出充满杀气的凶光，质问道：

“为了脱离农村，你……你竟然用自己最宝贵的……贞操，去，去贡献给那个姓张的！”

我忍不住了，“霍”地站起身来，对着你长满短须的下巴就是一掌，“啪”的一声好响啊！我哆嗦着嘴唇，哽咽地说：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是那样的人吗？好歹也读了十年书。再说，我有了你这个对象，能那样随便吗？张书记对我没有动过什么手脚……”我干脆只哭不说了。

你好象冷静了一点，但口吻仍是半信半疑：“阿青，男知青中不是流传着‘把青春献给首长，可以远走高飞，

把力气献给农村，只能老死黄泉”的话吗？我想其中一定有蹊跷。阿青，你想想，姓张的已有老婆了，他那么关心女性，我总觉得不对劲，令人猜疑。听我的话，你明天就回来吧！”

我深情地对你说：“阿松哥，我参加工作后，马上就跟你结婚，你该放心了吧！我明天上午到公社找张书记填表去，明晚找你回消息！”

“还不死心！”你将我的手臂甩开：“你当我是三岁小孩？说句老实话，我怀疑你现在已不是一个姑娘了，我不想同一个不贞不洁的女人结婚！”

我的眼睛模糊了，任泪水流满面，也不去擦它。男人啊男人，为什么要蚊刁牛角——无缝找缝呢？我有点可怜巴巴地问你：

“那要我怎样才能得到你相信？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又是我的对象，我怎能背叛你？去跟他乱搞。”

你咬紧牙根，连嘴巴都扭歪了：“除非，除非你用行动证实自己还没有失去贞操！”

啊？！别看你生着一张不失文质彬彬的书生面孔，骨子里却藏有这样的念头，居然说出了这句虽然措辞不失文雅，但内容却是十分露骨的话。而以前，你连亲我一下都顾虑重重。我当然不能答应，连连摇头。

忽然，我发现那“突突突”的抽水机不喷水了，我的心一紧：看来，我和你的爱情，也突然间象这中断的喷泉一样——那是多么可怕的结果啊。几年来，我爱你爱得快发疯了，你不但在体魄和相貌上征服了我，而且在知识上也早已俘虏了我，我多么想早日成为你的妻子啊。

“坏了！”你跑到井旁一看，皱着剑眉说：“可能是

我的破背心掉落到井里，塞住了过滤器，我下去清理一下。阿青，你帮我拉紧绳子！”你说罢将绳子扎在腰上，我用力在井沿上压下，拉紧，你将身体张成一个“大”字，贴着井壁，慢慢下到井里，幸好，只有齐胸深的水，你潜下去，摸了一会，终于抓出了那件破了好几个洞的白背心。将背心拦腰束紧，叫我拉你上来。

就在这时，一股井泉向我扑面冲来，好凉爽啊。我为排除了故障而高兴，便三脚并成两步，来到井旁，放下绳子，上牙咬着下唇，用力将你拉了上来，你的裤叉紧紧地包裹着屁股，我也下意识地看了下自己：呀，真令人赧颜，白色的短衬衣湿透了，暴露了胸前那两个没戴奶罩的乳房。你咬住我的耳朵，没头没脑地说：

“想通了！快到小石屋去，接班的人快到了，看到你这样子，不好意思啊。屋里有个一千瓦的电炉，等一会公社电站放电了，你便把衣服烤干……我安排他们守更后就来。”

我发现你的眼里已闪出异样的光泽，但有什么办法呢？这样子也不能回家啊，所以我不置可否地答应了你一声：“嗯——”

小石屋只有一个小小的窗，象炮楼的枪眼，我坐在你简朴的铺上，端详着你枕头旁的书籍：《水稻的病虫害防治》，啊？还有本《赤脚医生手册》，我在你打折的地方翻开来，噢！原来是讲女性生殖器构造！阿松啊，你原来是受这个撩拨的，要我用行动证实是否还是个处女？你呀，亏你还说得出口。

不好了，我身上的水珠顺着衣襟淌下去，弄湿了你的床，我连忙站起身来，用一张报纸将窗口塞住，并关好

门。然后，将身上的衬衣、军裤都剥下来，一插电炉，已有电了，借助扫帚把我的衣裤晾在上面烘干。

“嘎——”门锁突然响了，哎呀，我忘了你有锁匙，没有按下可以锁死的锁钉，便不顾全身赤裸，冲上去，把门顶住，可是你在外面却象头牛牯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发狂似地推门，口里却压低声音，说：

“阿青，快，快开门啊，让他人看见了，影响多不好……”

渐渐地，我抵挡不住你身体的压力和言语的乞求，松了劲，你便打了一个趔趄，“嘭”地一声撞进屋来，旋即又关上了门，暗红色的电炉丝，发射出桔黄色的光线，你浑身冒汗，象涂上一层霞辉，多么健美的身体啊，反正我迟早是你的人，我忽地将掩在下身的双手摊开了，往铺上一躺，羞赧地说：

“我是不是失去了贞操？你自己看吧！”

谁知，在得到你认可我仍是一名姑娘的刹那间，你竟产生了另外一种欲望。我的反抗是徒劳的……终于，在你那件已经半干的破背心上，留下了我一抹殷红的血迹，我捧着它哭了……

但是我丝毫也没有露出后悔的神色，相反，却有莫大的满足感。我只说了一句话：

“阿松哥，只要你相信我是清白的，我就是你的人了。”说完，我便把头枕在你的腿上，轻轻地啜泣着。

你象哄小孩似地，拍打着我的肩膀，说：

“青妹，原谅我吧，我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你去吧！相信在共产党的天下，总没有人敢色胆包天……”停了一会，你又抚摸着我的头发，“青妹啊，别哭了，请你理解

我吧，‘没有醋意的爱情等于没有灵魂的躯壳’。”你口气里已掺进了愧疚的成份，我睁开眼，破涕为笑。

第二天夜晚，我从公社回来，便急忙去找你，还委屈地哭了。你预料的事情，差点儿变成了事实。你一个劲地追问细节，我只好不厌其烦地讲给你听——

姓张的一见我进来，态度十分和蔼可亲地说：

“昨天常委开会，认为你的口才很好，也很有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但不知你的书写能力怎么样。我说你的字体我看过，字迹满漂亮。其实，我只看过你的几页总结，怎么样？今天就在我这里写好你的自传吧！”

说罢，他竟亲自动手煮起功夫茶来招待我。

我的心里忐忑不安，你告诫过我的话此时生效了，神经也绷紧了，且看他下回如何动作。

天气真闷热，可他家的窗户却关得紧紧的，我的脸上已渗出了汗珠。我对他说：

“张书记，自传我还是回家去写吧，以前入党写的初稿放在家中，我的出生日期也只得记得农历，公历要去查对一下才知道。”我退到门槛边，真想马上走开。

他搬过椅子，笑容可掬地说：“急什么？坐下喝茶吧！这是‘奇兰’种，你是上宾待遇的啊。”说完，他又抽出一式三份的招干表，“懂不懂得填？你先写个草稿出来也好！噢，茶凉了，喝吧，别客气。”

我喝完茶，坚持要走，突然，他又把我叫回来，说：“阿青，我现在忙于修改一个报告，我这桶衫裤劳你洗一洗。”

我只好挽起袖子，把他的衣服拿到井边去洗了。我忽然想到：为何很久不见他的老婆了？要是没有昨夜的经验

历，我是不会留神衣裤的，现在，我边洗边抱着好奇心在观察，咂咂，他的外裤、睡裤和裤衩象上了浆糊粘在一起了……我憋着气，马虎而又恶心地把他那一桶脏衣服洗好，晾晒后，便回屋去取表格，说：“张书记，我好歹也是个高中毕业生，这些表格，我自己会填的，谢谢你的关心。”

他露出两只虎牙，色迷迷地盯着我说：“你洗我的内裤时，有什么感受？啊，我老婆生小孩去了，我很久没有‘找出路’了……你打算拿什么来酬谢我呢？老实说，为了让你当上干部，我可担了不少风险啊，再说，你今后的前途……”

够了，这回我总算看清了他的嘴脸，便说：“你的好心我不想领了！”说完，我挥手把他塞过来的表格撕掉。转身扛着行李回来了。

你听后，安慰我说：“青妹，你没有受到损失就算了！妈的，等我在下乡知青中找到他姓张的证据，保证一告就要把他告倒！”

以后，我便重新搞起虫情测报工作。而你却接到了考干的通知，据说，上级对参加过“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农村青年党员，有特殊照顾的规定，我劝你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抱起书本复习、考试……我真后悔那时没有对我俩的爱情也进行“转赤”——让它成熟为美满的婚姻，我怕在那时提出这个问题会使你分心，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望你考上干部……

“青妹，我被录用为国家干部了，每月工资三十八元伍角！”你在绿茵漫漫的田野中，将这喜讯告诉我。我双手还捏着一把稗草，但我却忘情地抱住了你的脖子，“咯

咯咯”地笑起来，你被稗草搔得直打喷嚏，我笑得双眼都模糊了，热泪盈眶，说：

“阿松，反正，我俩有一个参加工作就好了，命运安排我做个贤妻良母，我也认了。不过，我俩可要早点结婚呀！”

你一听，鼻翼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阿青……肚里不会是有了……孩子吧？”

我看他那紧张的神态，不忍心哄他，喃喃道：“没有，没有，女人那种惯例还照样来！”

你如释重负，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青妹，你担心什么呀？我刚出去工作，是当资料员，开始总得下点功夫，干点成绩给人家看。哎，可惜还要在姓张的手下干，要小心提防他的‘小鞋’呀，结婚的事是不是往后推一推？”

我说：“姓张的知道你我的关系吗？”

“我俩的事在乡里还没有公开，他是不知道的，今后，你不要到公社来找我，我每隔几天会回来看你的！”

我发现你微黑脸盘上的红晕没有了，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了青冷的色泽，我忧心忡忡地说：“结婚的时间迟早都没关系，阿松，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我今后也只有依靠你了。哎，不是我多心，阿松，你把儿时唱的‘乌云飞过’的歌谣再唱一遍，好吗？”

你的记忆力真好，难怪你这次考干成绩名列前茅。你用浑厚的男中音唱道——

“乌云飞过白云遮，

龙眼生仔搭枝斜，

家官就是你父母，

自己父母靠嫂兄。

乌云飞过白云追，

龙眼生仔搭枝垂，

家官就是你父母，

自己父母兄嫂随。”

你看出我的用意，便紧紧捏住我的手，说：

“青妹，放心吧，我将来一定会当好你的丈夫，我要让你过上顺啃甘蔗——越吃越甜的日子，不要再过酸中带甜的日子了。”

我依依不舍地盯住你的嘴巴，说：“阿松，我想将来我俩一个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饭，一个吃农业生产技术饭，在这孩子脸——说就就变的年代里，可能保险些。”

你的眼眶好象也红了，鼻孔有点阻塞地说：

“青妹啊，你的心肠真透明啊，我也很想在乡里安居乐业过一生。可我老是不服输，‘天生我材必有用’啊，连姓张这样倒吊也滴不出几点墨汁的蠢才，也爬上了公社书记的位子，我就不信自己的能量比他们小。青妹，我俩现在已是两相连了，我好了，你也会跟着好……”

可是，生活之路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样顺畅和平坦。

几个女知青的控告信，由中央、省有关部门批转下来了，要保护下乡知青的人身安全，使他们乐于在广阔天地扎根干革命。上级终于组成了专案组进驻公社，七查八弄，姓张的终于被停职隔离审查了。听你说，他在交代材料中开列的那一串女人名单中，竟然也有我的名字时，我差点气昏了。我不知姓张的是出自什么样的心理？他下台了，仍要将污水泼在我这个无辜者身上。更不幸的是，这一来，将使你残留在灵魂里的狐疑基因又活跃起来了，